

《祸患志》白话译文

每当世道兴旺太平，人民和谐共乐，哪怕是小草独木，都能茁壮生长。一旦世态荒乱，祸患蔓延，即使是荒凉偏僻的地方，也不能幸免于难。

我族居住永安市六百多年了，这里是长浏要冲，经常遭受兵匪的祸害。明代以前的情况不太清楚了。清代康熙十五年（1677），平江数千贼寇，通过黄泥界，焚烧抢掠县北，纵火七天七夜，天天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。七房全分年莊的妻子雷氏怕遭不测，牵着幼子兴真、幼女乌贞投水而死，她的儿子兴厚、厚忠被贼掳去，下落不明。康熙十六年（1678），七房相分魁兴因为兵匪为患，所有蓄积全部损失。从那以后，休养生息二百多年。虽然咸丰年（1851—1861）太平天国攻打长沙，匪盗抢掠店铺民舍，地方骚动；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革命军进攻浏阳县城，永安市人心惶惶，饱受虚惊。都没有进入境内，永安幸而没有受到祸害。

民国以来三十年间，永安共遭受兵祸三次。第一次是“南北战争”：民国八、九年（1919-1920），张敬尧主持湖南政务，他率领的都是北军，在永安市一进一退，没有纪律约束，永安市有很多民众被抢劫惊扰，弄得即便是兵马大道大白天也没有一个行人。我族受害的以大房作渠家为最严重。金银珠宝、衣服手饰都被抢劫一空。作渠的母亲年近七十，差点被打死。七房全分信壩兄弟当时在贵州，母亲杨氏60多岁了，溃军来时连忙带领女儿、媳妇及小孩子躲避，慌不择路，深夜陷进了泥淖之中，回到家里，衣服物品丧失一大半。诸如此类的难以尽述。当年相分善垂经手管理七修堂公产，保存有数百金。溃军知道了这一情况，就把善垂抓了起来，逼他交出钱财。善垂虽被扎数刀，血流遍体，始终没有说出金钱的下落。第二次是“国共战争”时期：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，攻长沙的共产军撤退，其经过永安市的部队络绎不绝。国民军派飞机侦击。当时正是农历七月中旬，永安市有很多人在野外烧纸祭祖。空军误以为是

敌人，投放了数枚爆炸弹。炸伤了十多人，七房相分信淇一间房子被炸毁，信淇差点被炸死。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旧历八月，共产军由羊牯滩经北盛仓过枫浆桥攻打永安市，捕杀了十多个人。九房信筠被杀。第三次是“中日战争”：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），日军分七路进攻湖南。国军由新墙河撤退的都经过永安市，前后共有数万人。旧历八月十六日，日寇飞机来了，投下数十枚炸弹。七房相分作湘兄弟母子三人，避在上市街的房子后面，都被炸死了。十九日，七房福分善家看见敌机来了，急忙奔跑躲避，也被流弹所击中死了。这次永安市附近二三里内死伤达三十多人。信淇的房子又一次被炸毁。到二十日，我族宗祠被一个大炸弹击中，寝堂全部被毁，中楹也被炸毁一大半，惟有祖宗神主牌位都完好无损。

有人说：值得庆幸啊！我族宗祠建于清代乾隆年间（1736），规模宏廓而设备庄严。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7）革命军起义于浏阳醴陵时起，湖南省的统治者都会调遣一队常备军来永安市，就驻扎在祠堂里，宗祠开始受到损毁，但损失还不是很大。直到民国二、三年（1913、1914）以后，几乎没有哪天不驻军的，以致祠堂的书案、桌椅等物件没有一件幸存，连门窗也损毁得残缺不全。直到再被日寇的飞机轰炸，刘氏家庙就只剩下断垣残壁了。嗨！没有平地怎显山坡？没有毁损怎会新建？可以肯定，我族后代一定会有奋起而修复宗祠的志士仁人！

刘谷君 翻译

(刘谷君，原永安小学校长，祖籍湖北丹江口)

刘 刚 审校

(刘 刚，派名作成，永安刘氏七房禄公后裔)